

情思北汝河

□赵文强

遵彼汝坟，伐其条枚。未见君子，怒如调饥。

遵彼汝坟，伐其条肄。既见君子，不我遐弃。

鲂鱼赍尾，王室如毁。虽则如毁，父母孔迩。

《诗经》中的《汝坟》是一首民间歌谣，区区48字。笔者捧卷反复品读，渐渐增加触达之情。

可以想见，如此美丽的女子，居住在鱼虾丰产的汝河之滨，加之肥腴良田万亩，理应生活恬淡安然，然而不能久待，几乎是心中郁闷与日俱增，失却了“对镜贴花黄”的闲适和日日抚琴吟唱的乐趣。女子站立汝河之畔，隔窗眺望汝河自西而至的浩渺大水，吮吸氤氲湿气。女子沿着蜿蜒曲折的汝河大堤，既是漫步，又是畅想；既有触怀，又有感伤；既包含着对美好团圆日子的眷恋和惆怅，又有对失去珍馐玉盘生活的不舍和孝敬老人身体力行的无奈。这就是那个时代汝河沿岸居民生活的真实写照，不开心、常郁闷，有呐喊、缚手脚。汝河之于她，生活于斯是福音，而此时又是横亘在眼前的羁绊而欲罢不能。

《诗经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。《诗经》中的爱情诗最为人们所熟知，比如，“窈窕淑女，君子

好逑”，将人们对郎才女貌、才子佳人的爱情追求描写得淋漓尽致；“一日不见，如三秋兮”，将恋人分离的煎熬和痛苦表现得贴切生动，以至于经历数代流传而不见一丝褪色；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，直到今天仍然作为坚贞的誓言，催动着情侣携手走过一场又一场的爱情考验。《诗经》当然不仅仅描述爱情，它还是一本周代社会的百科全书，广泛而真实地展示了周代社会的方方面面。

《汝坟》中的汝水在上古时代，被称为汝海，因其有千里之长，宽阔处有数十里，人民富足；又因其地产金，而且可以充实政府府库。古代的汝河只有一条，发源于今洛阳市的嵩县东村，流经汝阳、汝州等县，历史上曾经三易河道，并于700多年前从舞阳县分流，上游为北汝河，下游为南汝河。北汝河是汝河的之源，史称北汝，为古汝水北段演变而来，全长250千米，流域面积6080平方千米。它在襄城县境内流经十里铺等6个乡镇，过境全长46.9千米。

黄帝的足迹曾经遍布汝河流域，比较著名的传说有黄帝在襄城县首山采铜，“黄帝采首山铜，铸鼎荆山下”；齐相管仲曾说“楚有汝、汉之黄金”。广阔的汝河流域，为历史上的王侯将相提供了舞台，如在汝河称帝的皇帝之孙颛顼，汉初

“三杰之一”的张良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，三国时的曹操，宋朝的岳飞、牛皋，明末义军领袖李自成等。唐朝诗人孟郊有诗云“汝水无浊波，汝山饶奇石”，说明汝河流域是特别适宜人居之地；李白、杜甫、刘禹锡、苏轼、苏辙、黄庭坚都曾在这里游历，对汝河流域的人文景观发出过倾心的赞美。新中国成立前，北汝河河槽深、水量大，是沟通全县物资交流的一条运输线。但是汛期时汝河漫溢，淹农田、塌房屋，屡次给沿岸群众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在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疏通河道，修筑堤防，提高了北汝河的防洪能力，北汝河成为沿岸人民的一条幸福河。

1979年，我来到北汝河畔读书。对于一个生在农村、长在黄土岗的人来说，初次相见就被蜿蜒迂回的北汝河深深地吸引了。站在古城之上极目远眺，高高的白杨、柿树、柳树挥洒着浓绿，犹如白色浪花翻滚。累了，拽一根青草含在嘴里，微湿提神；渴了，掬一捧河水啜在口中，解渴沁脾。最喜欢躺

在白杨树下的草地上，头枕双臂，看着几个头戴草帽老人牧羊，哼唱着豫剧《朝阳沟》唱段。那一群群毛如棉絮的山羊、绵羊，自由自在地啃草，不时互相顶角，扬起了前蹄。那时候，酷爱文学写作的我，经常在笔记本上描写着古城墙外摆渡穿河锈迹斑斑的木船、粗黑的铁链和喜欢吆喝的船工，皮肤黝黑的牧羊老人，回眸一笑的洗衣女人，玩沙戏水的孩童……

在后来的十几年里，笔者对北汝河的认识，被一篇篇新闻报道冲撞得摇摇晃晃。曾经心之所爱的北汝河，遭受了非法采沙、污水排放、烧烤占摊降等诸般蹂躏。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美好，在人类不友好的举动面前变得苍白惨淡了。北汝河中近十公斤重的大鱼还有吗？北汝河两岸松软的沙滩还会留下青少年纷乱的脚步吗？北汝河两岸垂柳依然撩拨游人吗？北汝河大堤还是平坦如绿草茵茵的吗？

“两山”理论，春风化雨。癸卯年的春天，我以县城为中心，分别向西、向东，沿着北汝河大堤骑行。同行的朋友老宋，蹬着山地车，扭头看着笔者说：“这几年县里旗帜鲜明地提出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’，宁舍千万金、不负全县人，加大投入力度治理北汝河。”老宋指着前方几公里长的河道开阔

地说：“这一带曾经采沙船遍布，排污暗道多处，河坡大树被砍，青草坡地被毁。现如今采沙船不见了，河道疏浚了，排污源头关闭了。你看这河水多清澈，跟咱们读高中时的北汝河水一样洁净。”老宋瞪大眼睛，指着北汝河两岸村庄一栋栋的两层小楼说，村民们过着城市般的生活，年轻人打工种地两不误。蓦然间，我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周日骑行在北汝河大堤上汗水湿背的日子。

下午，在老宋的带领下，我们一行几人来到县城东的北汝河湿地公园。老宋笑言朗朗，快人快语：“这里气候适宜、水质纯净，吸引大批的迁徙鸟类停歇在此，白鹭、绿头水鸭、鸳鸯等凌空翱翔，众多摄影扛着长枪短炮惬意地按下了快门。”一位穿着大红马甲的志愿者说道：“我在市区里的大学读书，每逢双休日都要回来参加公益活动。这里改造为湿地公园后，来游玩的人们越来越多，唱歌的、跳舞的、演奏的、唱戏的、直播的，可热闹了。这有400多种植物，200多种鸟类，真正是‘碧水映蓝天，鸟儿戏浅滩’。襄城县境内的北汝河，和《诗经》中《汝坟》描写的情景比较，简直是天上地下，换了人间！”

在场的众人听罢，纷纷给这位大学生志愿者竖起了大拇指……



总第一四五五期

姥姥的故事

□张晓杰

我从一个甜美的梦中醒来，有点儿恍惚，以为自己真的躺在炕上，枕着姥姥的腿，她用布满老年斑的枯瘦的手正一下下抚着我的头。

姥姥8岁时就没了母亲，在那个贫苦的年代，温饱近乎是一种奢望。姥姥的父亲和哥哥们每天为了生活疲于奔命，操持家务照顾两个妹妹的重担就压在了她稚嫩的肩上，因此，姥姥比同龄的孩子成熟坚强许多。姥姥每天早早起床，站在板凳上围着高高的锅台做饭，通常是熬点菜粥，再贴一锅饼子，烫着手和胳膊的事时有发生，但姥姥从未因此掉过一滴泪。

嫁给姥爷以后，从小失去母亲的姥姥将婆婆视为自己的母亲来孝顺。太姥姥有严重的眼疾，几乎无法视物，老人家的衣食住行全依赖姥姥来照顾。姥姥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太姥姥穿好衣服，然后给她洗脸梳头，有什么新鲜、好吃的东西，姥姥总是先端到太姥姥的面前。

姥姥总是微笑着把这些当故事讲给我听，但我不难从她闪烁的泪光里读出其中的沉重。也许是缺少母爱在姥姥心中留下的印记太过深刻，她一生都在努力做好一位母亲，给儿女们一份真挚而深沉的爱。

姥姥这辈子共养育了七个儿女，每一个都是她心尖上的宝。她清楚记得他们的生日，还有每个人小时候的趣事。直至耄耋之年，她依然放心不下她的儿女们。

我大姨早年做过两次手术，姥姥总是叮嘱她别太累了，年龄大就别那么多讲究，有活儿多让孩子们干。我二姨有很严重的胃病，姥姥总是叮嘱她吃东西多注意，要多吃温热的食物，忌食生冷辛辣的东西。我大舅年轻时受过惊吓，落下了头疼的毛病，姥姥常告诫他遇事多忍让些，少生闷气。我母亲生性好强，姥姥就嘱咐她年龄越来越大了，要随和些，一辈子较真累的是自己。我四姨有很严重的腰间盘突出，犯病的时候连路都走不了，姥姥坚持认为这病是从凉上得的，嘱咐她一年四季都要捂着点腰和腿。我五姨做生意非常忙，常顾不上好好吃饭，姥姥知道后非常心疼，嘱咐她说，50多岁的人了，身体比钱重要，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我二舅年轻时喜欢喝点小酒，他买车后姥姥一直叮嘱他，出去喝酒不要开车，开车出去就不要喝酒，安全第一。

姥姥不光对儿女们关爱有加，对我们这些晚辈也是关怀备至。她清楚地记得我们每个人的喜好，用她独有的方式爱护着我们每一个人。老人家就像孩子们的根，看到她，我们就踏实，无论有多大的烦心事，处理起来都觉得心里有底。

姥姥懂中医，在那个稍显闭塞的村子里，大人小孩儿有个头疼脑热的，都会去找她给看看。姥姥治病不要钱，也从不用名贵的药材，而是把山上的草药、野菜和常见的五谷杂粮搭配后，制成一剂剂治病的良方。

姥姥一辈子与人为善，她有一套朴素的人生哲学：人生在世，做人也好做事也罢，但求无愧于心。

指缝太宽，时光太瘦。已经是姥姥离开我的第六个年头了，姥姥慈祥的面容在我脑海中渐渐变得模糊，但我始终坚信，那盛放在她皱纹重叠的脸上，那微笑，将永远是我心底里的一道光，足以照亮我漫长的人生路。

艺苑春梅

□葛国栋

站在我面前的老人，精神矍铄，满面红光，怎么也想不到她已是耄耋之年。她叫许春梅，1940年生于历史名城西安。1949年西安和平解放后，有一天，许春梅得到一个消息，豫剧大师常香玉创办的“香玉剧社”正在招生。从小就喜欢看戏唱戏的春梅瞒着家人，偷偷来到剧社考试，结果被录取了。

这时的“香玉剧社”已由民营改民办公助，常香玉为社长，西北剧协秘书长陈若飞兼副社长，陈宪章、赵义庭任副社长，剧社下设社委会、教研组、学生队等。剧社专门从北京聘请李三星、白俊亭、朱文彪等优秀教师任教，教授学生基本功、武功、唱腔。常老师对这批学生非常关心，从严要求，她的一句“戏比天大”，就像种子一样种在了春梅心上。

学戏很苦，每天5时起床，22时休息，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。许春梅至今还记得，常香玉父亲张茂堂给她排的第一个小戏叫《柜中缘》，她演剧中的许翠莲，扮相俊俏，人人称赞，张茂堂甚至欣喜地夸她：“这就是将来的‘二常香玉’……”

春梅自幼聪慧，品貌端丽。进“香玉剧社”后勤奋学习，在常香玉的培育下，技艺竞进。3年后毕业，许春梅主攻花旦、刀马旦、青衣、闺门旦，不仅唱腔甜润、做工细腻，尤其武功坚实，干净利落。春梅扮演《穆桂英下山》中的穆桂英，《杨八姐盗刀》中的杨八姐，既有少女的娇羞妩媚，又有大将的威武凌厉。她扮演《双玉蝉》中的曹芳儿，把女孩子善良、哀怨的复杂心态活脱脱呈现在舞台之上，给古城西安观众留下了美好的印象。

1954年，许春梅跟随常香玉来河南，在开封、郑州等地演出。1956年河南豫剧院成立，许春梅被分到一团任演员。在去长春参加电影《花木兰》的拍摄时，春梅有缘结识了河南豫剧院二团的名演员汪如意，二人从相识到相爱，最后结为伴侣，一同活跃于舞台上。

1962年，党和政府发出了支援革命老区建设的号召，许春梅和丈夫积极响应，来到革命老区大别山新县豫剧团工作。许春梅是剧团主演，丈夫是剧团团长、导演兼主演。他们认真演戏，任劳任怨，四个孩子都是剧团里生剧团里长，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大别山区的山山水水。看着一批批

青年人不断成长进步，他们虽然很苦很累，但心里无比高兴。

1970年，许春梅跟随丈夫回到他的老家郟陵县，在她艺术上日臻完美之时，不幸声带出了毛病，不得不抱着遗憾过早地离开了舞台，改行做幕后工作。

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大江南北。1986年春季的一天，几个河南省戏曲界同行专门来到郟陵，鼓励支持许春梅继承、发展戏曲艺术事业，创办戏校，培养后继人才。

办戏校需要场地，需要资金，需要人员，更需要花费数不尽的心血和汗水。有人对春梅说：“你现在的日子要多清闲有多清闲，何必再去操那些心，流那些汗呢？”许春梅说：“我虽然不再登台演出了，但艺术的薪火需要代代相传，常老师‘戏比天大’的精神需要发扬光大……”经过紧张的商议、考察、筹备，她和丈夫自筹资金，购置服装、道具，建造排练大厅，聘请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、资深专家任教，在郟陵县杨树湾村创办了“百花戏校”。

按照当年常老师办“香玉剧社”时的教学模式，许春梅对戏校120多名学生从严要求，从练功、练唱入手，一招一式，一点一滴，都认真传授。两年时间很快过去，许春梅洒下的心血和汗水迎来了收获，一大批优秀艺术人才脱颖而出。1983年9月，“百花戏校”选出54名优秀学员，成立了百花豫剧团（后更名为“许昌市青年豫剧团”）。百花豫剧团先是在郟陵及禹县、尉氏、汝南、上蔡、扶沟、西华等地巡回演出，后又到山西长治、晋城一带辗转演出，台口多为县、乡农村地区。他们演出《穆桂英下山》《三哭殿》《罗衫记》《三子争父》等十几个剧目。每到一地，热心观众都给剧团送来肉、油、粉条、豆腐等，还有上台给演员披送被面的……

从办戏校到办剧团，整整十个年头，许春梅走过了一条曲曲折折、坎坎坷坷的道路，学生从当时入校时的懵懂少年，逐渐成长为艺术能力成熟的骨干力量，让许春梅倍感欣慰。

今年9月将迎来常香玉大师百年诞辰，作为常老师亲自培养的第一批学生，许春梅思考着一个问题：豫剧艺术要再次迎来辉煌，需要做些什么？她说：“常老师‘戏比天大’的精神是我数十年人生的准则，它的影响对我来说无处不在，无时无刻……”



春风十里不如你 太阳风摆

怀念我的大哥

□钦五金

又是一年清明临近，这些天里，感觉空气中一直弥漫着思念的气息。转眼间，我的大哥离开我们已经半年了。想起大哥，我泪眼婆娑。

记得去年初春的一天，午饭后来去县城北关干活儿，顺便买了一些苹果去看望住在附近的大哥。到了大哥家，他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

我问他：“吃饭了没有？”他说：“刚吃过。”我走到饭桌前，看他做的什么饭，一看我就惊呆了：几个长霉点的小蒸馍，电饭锅里有一碗剩饭，是南瓜和米熬的粥。我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。“哥，你就吃这饭？馍都长霉了，扔了吧。”他一脸严肃地说：“别扔，我把馍皮上的霉点抠掉再吃，咱父亲说过，浪费米面折寿……”

我无语，心酸得直流泪。

大哥的节约远近闻名。

母亲在世时多次说起，那年从陕西逃荒回来经过县城时，碰到我们村里一个叔叔说衙门口有舍粥的。他们赶忙跑过去，但等他们赶到时粥已经舍完了。刚好有一个小孩提着盛粥的瓦罐路过，一不小心把罐子打破了，粥洒了一地。我大哥赶紧趴在地上用嘴巴吸地上的稀粥……

我们弟兄五个，我排行老五。按照父亲教导我的话来说，“长兄如

父”。一家当中除了父母最“伟大”外，就数大哥了。我小的时候，大哥在我心中非常伟大，每次看到天上的飞机，我就仰望天空叫“大哥”，因为母亲说大哥当兵是开飞机的（实际上他是雷达兵）。

大哥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。百善孝为先。1942年，河南大旱，我的父母领着全家五口去逃荒，加上我姥爷、姥姥等一行几人逃往南阳。在南阳待了七天，仍难以糊口。我姥爷把我一个十几岁的姨卖到了南阳。返回的时候，我父亲推着独轮小车，车上坐着两岁的大哥和三个月大的三哥，放着仅有的一床被子和少量能吃的东西，向陕西方向逃荒。我大哥当时才8岁，为了减轻父母亲的负担，他用绳子在前面拉车。小小年纪的他一直拉着车走，从不喊累。到陕西后，全家靠乞讨为生。其间，我父亲生了病，我大哥一整天才讨回一口馍，自己不舍得吃，带回来给父亲吃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参军去了抗美援朝前线。回国后，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，他毅然放弃留部队提干的机会，回到县城上班，替父母支撑起这个家，帮父母抚养我们兄妹。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，工人一天的生活标准是一两二钱面，我大哥宁肯一天吃一顿饭或者不吃饭，也要省下口粮给父亲买白馍。即使他的闺女小时候也没有享受过这个待遇。

大哥是我们兄妹的“定海神针”。

大哥对弟姐妹好得不能再好了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我姐得了一种怪病，在当地不能治愈。大哥背着大姐几次求人到部队医院看病。在当时医疗条件那么差的情况下，我姐的病能治愈简直就是奇迹，其中大哥功不可没。兄妹中我最小，为了让我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，他把我从山下转到县城最好的学校上学；白天上班，晚上教我写字、监督我做作业。我的饭票不够，他就从家里带来红薯及杂面馍贴补，直至我参军。入伍临走时，他送我一本《毛泽东选集》，再三嘱咐我到部队好好干。

大哥是我们家族兴旺的铺路石。

从我记事起，什么事情似乎都难不倒他。他从小学习就比别人好，上中学时担任校学生会主席，从部队复员回来在单位技术比武中排名第一。大哥工作后，我们几个弟妹渐渐长大，大哥又尽心尽力的帮家里盖房子、操心弟姐妹们结婚等大事，从没有任何怨言。直到后来我们弟兄五个都盖好房子，我的第一个孩子吃完满月酒，我们一大家子才分家。十几年来，兄弟妯娌相处和睦，我们家的好名声在附近有口皆碑。这些都得益于大哥的倾情付出。

大哥，我想念你。